

列

具子直解卷上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篇內有  
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八章

具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具姓起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人

有讒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服儒者之服以兵機

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虔共分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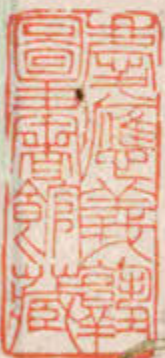
為諸侯聞具起之說乃曰寡人不好愛軍旅之事寡人

寡德之人文侯自備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旅軍旅蓋言戰伐之事也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十君何言與心違

具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者占知事之隱者以事之往者審察事之來者主君如之何言與心相違皆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草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今主君於春夏秋冬四時斬離衆獸之皮草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朱赤色漆木之液也粘可飾器丹青畫工所用之色凡遠視之明莫若丹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豬居海中海入於路傍植木犀犀來依木而立木爛犀倒因格殺之退角埋於土中人替作木角易之象有齒潔曰可用其頭不

可俯運用皆以鼻今交趾平緬皆有之

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冬寒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溫暖炎夏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清涼蓋言朱漆丹青之皮草也

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草車掩戶縵輪籠轂

草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縵輪籠轂者以皮草縵其輪籠其轂故號爲草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觀之於目則無華麗之色乘之以田則無輕疾之功不知主君將安用此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若以此車戰皮車之具備虞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而任之譬猶雌伏之雞與狸相搏乳字之犬與虎相犯雖有爭鬪之心隨之而死矣犬狸虎皆獸名狸似驅講德論云養雞者不畜狸虎夜視目有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即其威也

昔兼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兼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承桑氏之君但脩文德廢

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脩

文德以喪失其社稷魯本國下有冢字今從之

明主鑑茲內脩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主監此二君之失必內脩文德以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攘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故當敵人之兵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矣見僵屍而哀傷之無及於仁矣言遇敵則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爲彼所乘見僵屍而哀之不忍於戰而惟恐傷人守姑息之仁而反爲敵所敗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其起於廟立爲大將

於是魏文侯親身而爲設席夫人捧持觴酒告祭於祖

廟立兵起爲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闕土  
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使兵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得全勝  
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闕土  
四面開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兵起之功也此章後人總  
敘兵起始末非兵起所自作也

兵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兵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  
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  
只教萬民曰親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  
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之分耳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况四不和乎此  
兵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  
也國旣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  
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旣不和衆心乖遠故不可以  
出陳也不和於陳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陳旣不和  
行伍乖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  
相和協也戰旣不和進退乖遠故不可以決勝也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陳  
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嘗本有後字無大字

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敢和必告於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曰言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為戰伐之事元龜大龜也出蔡州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民知君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皆以前進致死為榮貴以退後偷生為耻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吳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始初稟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復還其始初稟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惟其心有裁制而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也書曰以義制事既能制事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盡矣

謀者所以權害就利謀者智慮籌度也惟其有智慮能籌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則趨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約之以禮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惟能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若所行不合於道舉動不合於義而處大位居大貴不勝其任患難必及其身矣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是以古之聖人綏安天下必以道所謂綏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之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視同仁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此四德者脩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脩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道義禮仁皆謂之德道即事物當然之理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故成湯討桀而夏國之民喜說周武伐殷紂而殷邦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脩之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廢之則衰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也其起其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為言何哉蓋其起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

子非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吳起雜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毋死不奔喪而見絕曾子殺妻求將而見讒於魯君逃於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義謀要中止曰道義而末又言禮仁者蓋謀即智也要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其子之言有所本歟

其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其子言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教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之有耻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

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夫人有羞耻之心在大足以進戰而致死在小足以固

守而一心也  
然戰勝易守勝難  
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次伐兵者也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故曰天下戰國諸侯五勝於敵者必自取敗四勝於敵者必自弊其力三勝於敵者必立霸功二勝於敵者必開王基一勝於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衆如闔閭數勝而敗於樛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



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  
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合諸侯匡天下不以  
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  
定舜禹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  
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  
也吳子蓋知戰國之先數勝而亡之禍故於此言之以  
戒後人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  
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  
吳子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日因爭名而起兵  
相攻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

攻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  
之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  
如楚人之於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  
唐人之於楚是也

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  
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一日義兵謂以義服人也二曰強  
兵謂以力勝人也三曰剛兵謂以剛忿而制人也四曰  
暴兵謂以暴虐而無禮於人也五曰逆兵謂上逆天道  
下逆民心也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  
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禁人之暴救人之乱是名曰義湯武是也其下則齊桓  
爲近之恃兵之衆以伸隣國是名曰強秦楚是也因其  
私忿興師伐之是名曰剛如卻至因怒蕭同叔子之笑  
而興兵伐齊是也蔑棄典禮貪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闔  
閭允常死而伐越是也國中自乱人民疲困又舉事  
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  
事齊晉是也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  
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之數各有服之之道義者必以禮服之強者必以  
謙服之剛者必以辭服之暴者必以詐服之逆者必以  
權服之義者果斷禮者辭讓故禮可服義強者恃力謙

者遜順故謙可服強剛者忿怒辭者婉曲故辭可服剛  
暴者猛敢無謀詐者詭之以計故詐可服暴逆者反常  
失道權者因變制宜故權可服逆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整治師旅料度  
敵情周守國家三者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  
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謹慎君臣之禮脩飾  
上下之儀君有爲君之禮臣有爲臣之禮居上處下皆  
有儀則也安集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簡選召募良能  
材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隣敵

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晉文公召為敢勇當前行者四萬以得志天下秦穆公設陷陳之士三萬以服隣之敵國齊桓公妻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有膽勇氣力能舉旗斬將者聚之為一卒能樂於進戰効用其力以顯

著忠勇者聚之為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輕足善走者聚之為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心欲赴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為一卒弃所守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醜者聚之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若能有此三千人內奮而出則可以決人之圍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武侯向吳起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欲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具起對武侯曰立衆人之所易見者猶且可也豈欲直  
闡陳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君能使國中之人賢有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下位賢  
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親愛其有司則守已先固矣安  
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長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百姓皆以吾君爲是而以隣國爲非則戰已先勝矣以  
吾君爲是以隣國爲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而  
不畏危也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魏武侯嘗籌謀國事群臣皆莫能及罷朝而有喜悅之  
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  
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具起進諫於武侯曰昔者楚莊王嘗謀國事羣臣莫能  
及者罷朝有憂感之色申公問莊王曰今君有憂感之  
色何謂也楚莊王芊姓名旅申公申叔是也蓋楚申昭  
尹而僭稱公者也楚子爵而僭稱王故其臣皆僭公稱  
葉公白公之類是也

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  
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

王之所憂而君諒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莊王曰寡人嘗聞之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乏賢者能  
得其師者爲王能得其友者爲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  
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之所以爲憂而君乃  
以爲悅臣竊畏懼矣於是武侯有慚怩之色聖者神明  
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衆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  
尹得友者霸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爲萬  
世法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歟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周國知  
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

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其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  
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  
何

魏武侯謂其起曰今秦脇吾國之西秦嬴姓伯益之後  
有非子者喜養馬周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  
能逐犬戎平王始與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  
秦大國而居其西故曰脇謂迫脇於西

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繹之後都於郢  
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也趙衝吾國之北趙籍本  
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爲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  
曰衝言爲魏之衝要也齊臨吾國之東齊本姓姜太公

之後後為田氏所篡都臨淄可亦大國故曰臨言勢之  
大如居上而臨下也燕絕吾國之後燕姬姓召公之裔  
都於薊絕吾後者謂斷絕其後退無所往也韓據吾國  
之前韓亦晉大夫韓度之後都宜陽據於前者謂據抗  
於前進無所之也六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  
不便者憂此將為之奈何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大梁  
宜陽即弘農也韓故都亦曰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以戒禍其遠矣  
吳起對武侯曰夫安之國家之道先戒謹而預防之為  
國之寶也今君以能戒謹預防禍患其遠矣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闔楚陳  
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臣請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不甚堅者以  
其後輕也秦國之陳人心散而欲自為戰者以其不讓  
也楚國之陳齊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  
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  
之陳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三晉兼韓趙而  
言與魏共為三晉也

夫齊性剛其國富若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  
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夫齊人心性剛忿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是其性之剛  
也其國富饒以其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也君臣驕  
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今寬緩而俸祿不均平一  
陳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軍輕言其

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脇而從之  
其陳可得而壞矣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  
散而自戰  
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是也  
左峭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步過六尺者有罰政豈不  
嚴乎立信於徙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人不  
相遜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陳散而各欲自爲戰也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  
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得而  
離其將帥我則乘其乖錯獵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  
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之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秦人性弱以南方風氣柔弱故也其地廣其政騷擾其  
民疲困故陳雖整治而不能持久也

擊此之道襲亂其心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  
爭戰其軍可敗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心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輕進  
而速退困弊而勞若之勿與彼爭戰即其爲三軍迭出  
而彼楚之意故其軍可得而敗也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燕人之性慈實其民謹慎好愛勇義以荆軻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騎劫事觀之可見故陳守而不走也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右角之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今賤而勇者賞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是也或馳而後之謂掩之於後也如此則在上者疑感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

三晉地居中國其人性協和其國政均平其民疲困於

戰鬪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爲薄無致死之志故陳治而不爲用也韓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之

擊此之道阻陳而歷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陳而歷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趙二國之勢也夫韓趙魏三國如輔車唇齒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之脆哉此兵子但畧言其勢不言其虜將敗軍之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塞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輕於扛鼎言



力之多不以鼎爲重也其足輕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寒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人簡選而貌別之親愛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捷烈疾志在吞滅敵人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謂戈者戟夷矛酋矛也戈平頭戟也者干也戟小枚向上者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皆鈞也或改列爲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何改乎

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又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又爲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人之倍武侯構曰善○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養己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與寤遷剖水濟水不憚艱難

吳子言凡料敵之這有不必卜問而可與之戰者凡八事初一日遭遇迅疾之風其時隆冬大寒或早而興起或始寤而遷移剖凍水而濟水不畏憚其艱難勞苦者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以取遠

次二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有暇隙之趣

行走驅馳飢而又渴務取遠路而與人戰

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  
次三日師既淹近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姓怨而且怒  
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息

四日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次四日軍之資財既竭盡薪芻既寡少天時又多陰雨  
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

次五日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生疾疫四隣

救者不至

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次六日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怠而未

得飲食解甲休息於路

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次七日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固三軍之衆  
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日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日行陳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阻  
半隱於內半出於外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三遇敵有如此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

有不占而辟之者六

一曰土地廣六人民富衆

一曰土地廣六人民富衆

初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強

二日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日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於民

三日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日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也發動

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日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日戰陳有功者居於班列之中所任

者惟賢所使者惟能

五日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日師徒衆多則力強兵甲精銳則利戰

六日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日有四隣之助得六國之援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凡此數者不亦敵人當避之無疑惑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愚按此章之旨其

子亦舉其大槩者言之兵家之勢不常亦有變弱而為

強轉禍而為福者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勾踐

收禍敗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

而滅要在臨時而制宜相機而行真不可執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

定勝負可得聞乎

武侯問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

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其道  
可得而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々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  
十必使無措

吳起對曰敵人之來蕩々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  
旌旗煩擾紊亂人馬頻數顧望此爲愚將吾以一倍之  
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津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々欲前  
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隣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協和津壘未  
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々然驚懼欲  
前進而不能欲後退而不敢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

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危殆也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趁  
其危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須審  
察敵人之虛實而趁其危急之隙乃可勝也若不審虛  
恐彼實而示之虛虛而示之實反爲所勝耳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  
擊勦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  
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  
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  
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可擊旣食而不設

備禦之計則可擊士卒奔走氣必不屬則可擊士卒勤  
勞力必不全則可擊不得地利之便者則可擊凡舉事  
動衆必順其時若失時不順者則可擊涉長道後行末  
息則前後不接故可擊涉大水候其半渡行列未定故  
可擊險道狹路或衝其中或掩其後敵難以相救故可  
擊旌旗亂動是無節制也故可擊陳數移動人心不定  
也故可擊將離士卒率則上下相隔令不一也故可擊衆  
心恐怖故可擊凡若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  
衆前後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治  
則自敗矣况能與人戰乎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

故以名篇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  
何謂也

武侯問兵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爲先具起對曰先明  
四輕二重一信武侯又問曰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具起對曰使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輕便於人人  
輕便於戰車草車也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鏘有餘則車  
輕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於馳逐故地輕便於馬也喂飼芻  
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輕便於車也脂膏鏘鐵帶

不缺少則軸滑澤致車輕便於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則無所失故人輕便於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能審達此勝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必以信為將者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

武侯問曰兵起曰兵以何道為勝起對曰以整治為勝

武侯又問曰不在人之衆多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兵起對曰若法度號令不明賞功罰罪不信擊金而不

能止鳴鼓而不能進雖有百萬之多何益於我之用哉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所謂兵得其治者平居則上下有禮動作則奮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退之而後使敵不能追其後或前或却皆有節或左或右皆應麾雖斷絕而成陳雖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與之同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為一不可離而為二可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投之所往之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子之兵蓋父子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結之以恩信施之以仁義

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即此義耳

具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今則治之所由生也

具子言凡行軍之道無犯其前後進止之節使之有所守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使之有所養無絕其人馬佚飽之力使之有所恃此三者皆所以任用上之令也任用上之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夫不可言者曰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人

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敗具子曰凡真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具子言凡兩兵交戰之場乃止屍之地也戰危事兵死地不可不謹也若有必死之志則得生若有幸生之心則必死其善為將者如坐於漏船之中伏於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為我之謀敵之勇者不及為我之怒吾能受敵可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狐疑故曰用兵之患害猶豫不決最為害之大者三軍之灾

難生於心之狐疑而不果斷猶雖也印鼻長尾性多疑  
聞有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  
河水始合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以多疑為狐  
疑

具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  
我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  
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具子言凡人常死其戰陣之所不能者敗其坐作進退  
之所不便者若能戰陣豈可致之死若便於坐作進退  
豈可使之敗故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為先務使一人  
學戰則可教成十人十人學戰則可教成百人百人學  
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則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

則可教成三軍二軍者二萬七千五百人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者以  
我之飽待彼之飢餓者此孫子治力之法也或曰具子  
論學戰言以近而待其遠以佚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  
飢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先能齊已之力而後治  
彼之力耳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  
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有方陣  
有圓陣或方而變為圓或圓而變為方隨將所指也坐  
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



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合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六將之事

兵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

兵子言教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夷矛酋矛也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以指麾旌旗搖

蕩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爲計謀之主又草爲防者曰廝炊烹者爲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護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二十五家爲一里十人爲一什五人爲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

頭天竄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武侯問其起曰三軍一進一止豈亦有道乎其起對曰  
三軍進止無當天竄天竄者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  
營一則恐為敵所衝二則恐為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  
者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所圍二則  
恐水草不便太公曰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捷處山之下  
則為敵所困是也  
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拓搖在上從事於下  
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所謂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  
所謂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所謂鳥隼曰旗也後玄武  
者所謂龜蛇曰旐也拓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  
軍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

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治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  
待之

將欲戰鬪之時必要審察候伺風所從來之處若風順  
則治吾士卒使大呼而從之若風逆則堅守吾陣以待  
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  
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厩夏則涼廄刻剔毛鬣謹落  
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  
然後可使

卒騎一本作率騎皆誤也舊本作車騎為是下文車騎  
之具乃一證也武侯問其起曰凡畜養駕車之騎豈亦  
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要安其居處之所適其水草之

宜節量飢飽之候冬則溫旣不使之寒也夏則涼庶不使之熱也刻剔毛鬣使之踈通謹落四下使之輕便四下四蹄也戢其耳目之視聽無令驚逸駭躍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使之熟也人與馬相親愛然後可用之戰矣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獲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矣其馬不車騎合用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防損失也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初時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時所以初乘馬者必緩馳之遇日暮道遠必頻數上下節其力也寧可勞於人慎勿勞於馬常令其力有餘防備敵人掩覆而用以戰能明此望亦可橫行天下矣

具子上

具子直解卷之下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爲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否而爲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凡五章

具子曰夫總又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具子言夫總又武者三軍之將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缺一不可兼剛與柔者用兵之事也大剛則折大柔則廢三畧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凡人論將恒於勇上觀之勇之於將乃數分中之一分

耳夫勇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知我之所利未可取勝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果戒約也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備者一出轉門如見敵之在前言其預備之謹也果者臨敵有必死之志無懷生之心言果敢於戰也戒者以勝敵如初交戰之時言戒之至也約者法令減省而不煩苛言令之簡也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舊本辭下有寡字今從之言受命即行不辭於家敵人

破滅然後言返此爲將之禮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故師旅出行之日將有進而必死之榮無退而幸生之

辱

具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

力機

具子言凡行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

力機也四機氣地事力也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三軍之衆士百萬之師旅張設輕重之勢在於爲將之

一人耳此爲氣機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

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路狹道險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名山大塞如蜀之劍閣秦之潼關十夫守之千夫不過此謂地機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其眾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謂事機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車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櫓楫脩水戰也入習戰陳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控御之有法此謂力機也知此四

機乃可為三軍之將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卒下安眾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威嚴畏也德恩信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四者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卒下安眾德也仁也怖敵決疑嚴

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則國亡如

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此謂之良將也舊本冠上有而字今從之

吳子曰夫鑿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

心威於刑不可不嚴

吳子言夫鼙鼓金鐸之聲所以威三軍之耳也旌旗麾  
幟之色所以威三軍之目也禁令刑罰之施所以威三  
軍之心也耳或於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或於色故色  
不可不明也心或於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  
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此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  
莫敢不從而移之將之所指莫敢不進而死之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  
權則不勞而功舉  
吳子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審察其才之  
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

力而功舉矣舊本形上權上皆有其字用上有而字與  
上句文法同今從之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其將愚昧而輕於信人者可以詐謀引誘之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於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入離而間之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惑其衆又無所依恃可驚

而走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也

進道易退道難可乘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乘而進也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滂霖雨數至可灌而沈

處軍卑下潤濕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沉之也

居軍荒澤草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莽荆棘幽深穢穢又有疾風頻數而

至因可焚而滅之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移動將士懈怠無警戒之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武侯問曰兩軍對壘相望不知敵將之能否我欲令人視之其術將如何也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此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

其起對曰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以嘗試之務於奔北無務於貪得觀敵人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

節其政又整治而不亂其進北佯為之不及其見利佯  
為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為有智之將勿與之戰也  
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  
進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若其士衆謹譁喧闐旌旗煩擾紊亂其率自行自止不  
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約束其進北如恐不及其  
見利如恐不得此為愚昧之將雖衆而可獲也舊本佯  
字作恐字今從之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時  
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  
所以歷歷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  
之何

武侯問具起曰吾車既堅吾馬又良將士勇敢兵衆強  
盛卒然遭遇敵人則驚而失其行列將如之奈何  
具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  
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  
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  
攻無堅陣矣

具起對曰凡戰之法白晝則以旌旗幡麾為之節遇夜  
則以金鼓笳笛為之節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  
而進則進金之而止則止一吹則前行再吹則合聚不  
從吾令者則誅之三軍服威士卒皆能用命以之



戰則無強敵以之攻則無堅陣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若敵兵衆我兵少爲之奈何

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

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兵起對曰避之於平易之地邀之於險阨之處故曰以

一人而擊十人莫善於地之阨千道路狹隘也以十人

而擊百人莫善於地之險險山阪峻絕也以千人而擊

萬人莫善於地之阻七坑坎高下也

今有少率今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

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隘

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隘之路雖有

大衆莫不驚擾搖動故曰用衆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

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濠

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

則如之何

武侯問曰敵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言士卒率鍊習而

勢力之強也背倚高大之勢前阻險絕之地右依山陵

左仿水澤言得地之利也深濠高壘守以強弩言備禦

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糧食又多言無

飢疲也我之勢力難與長守則將如之何

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夫大軍之

兵起對曰大哉君之問乎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耳乃聖

人之謀慮也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徒步其法共一十萬衆也可分爲五軍令一軍當一衢七路也夫五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爲五戰之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

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然後五軍分爲五戰之若勝則勿追恐有伏也若不勝當疾走避其強也如是敵人佯爲敗北我當安行疾鬪不可忽也或曰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一軍絕其後又使兩軍銜枚而進或於左或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互而至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舊本歸字作走字文用韻今從之

武侯問曰敵近而灌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

武侯問其起曰敵近而迫我欲捨去而無還返之路我之兵衆又甚恐懼則爲之奈何

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

從之從之無息雖眾可服

吳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軍衆彼軍少分吾兵更迭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息彼雖衆亦可服矣舊本忌作息今從之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若遇敵人於深山溪谷之間傍多有險阻之

處彼軍衆我軍少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率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吳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

去勿得從容恐爲敵襲之也若高山深谷率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從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此云必鼓譟從之者薄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乘人之不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舊本政作治今從之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左右皆有高山地勢又甚狹迫卒與敵人相遇欲擊之不敢前進欲去之不得後退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各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

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兵起對曰此謂谷戰雖兵聚而無所用召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持鋒利之兵為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隱伏於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人必堅陳固守進退皆不敢矣如是令吾軍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有恐懼之心繼以車騎兩旁挑之勿令彼得休息此乃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轆水灌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

武侯問兵起曰吾與敵人卒然相遇大水之澤傾覆車輪沉沒車轆水迫車騎舟楫不曾設備進退皆不可得

將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灌之

具起對曰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之於傍令人登高卑四望必得水之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水之淺深乃可為奇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迫之武侯問曰天又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奈何

武侯問具起曰天又連雨馬陷沒車停止皆無所用吾四面受敵三軍驚駭不安將為之奈何

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陷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

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吳起對曰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陽燥則興起  
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強車若進若止必由  
其道敵人若起必追逐其迹庶無失也

武侯問曰暴寇率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武侯問曰強暴之寇率然而來剽掠吾田野攘取  
吾牛馬則如之何一本作牛羊

趙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  
重其心必恐還逃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起對曰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強善守吾壘勿輕  
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負載之物必重其心必恐  
懼還歸退去務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

### 其兵可覆矣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  
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  
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吳子言凡攻敵圍城之道若城邑既破必御其有祿秩  
之人收其器物之可用者軍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  
其房屋無取民所食之粟無殺民之六畜六畜者馬牛  
犬豕羊雞也無燔燒官府之積聚示民無殘虐之心其  
民有來請降者即聽許而安撫之比章與司馬法所載  
之意同舊本御作銜發作伐

###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為燕賞之禮而敵勵無功

者篇中但言勵士之法故以名篇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  
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入  
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賜足以致勝乎吳起對曰  
嚴刑明賞之事臣不能悉論之雖然非國家所倚恃者  
也夫發號施令而使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使人樂趨於  
戰交兵接刃而使人樂就其死此三者乃人主之所倚  
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武侯問曰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將如何致之起對曰君  
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激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饋席  
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  
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  
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  
心

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爲三行以饗士大  
夫功之上者坐於前行饋席兼重器牲用上牢功之次  
者坐於中行饋席器比前行少減無功者坐於後行但  
有饋席而無重器燕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  
子於廟庭之外亦以功爲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  
王事者之家每歲遣使者以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甫

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兵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行饗士之禮至三年之久遇秦人與師臨於西河境上  
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被甲胄而奮擊者以萬數武  
侯召兵起而謂曰子前者之教令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  
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  
其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  
萬人臣請率以當秦兵脫有不勝則取笑於隣國諸侯  
失權於天下衆人矣起恐人不能致死而取敗也  
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  
其暴起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今使一必死之賊隱伏空曠之野千人共往追之莫不  
梟視狼顧有畏懼之心此謂何蓋恐其暴起而害已也  
是以一人能投命足可懼千夫起欲人人致死而戰也  
梟惡鳥也日午不見物故數視狼怯於行故數顧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卒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  
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  
士之功也

今臣用五萬之衆而共爲一死賊卒以討之同心併力  
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兵起之言兼以兵車五百乘騎  
三千匹而破秦兵五十萬衆此乃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兵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  
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

其令不煩而威鎮天下

先戰前一日兵起號令三軍曰諸將吏士卒當從吾令

必受敵而無敗車騎與徒若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

用騎戰者不獲敵人之騎用徒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

秦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而威震天

土下

海內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而威震天下

今月必正萬之衆而高下既殊卒與敵者四圍皆兵

兵子直解卷之下終

長以一人治萬命或將數十夫後始人人其衣而趨也

今月必正萬之衆而高下既殊卒與敵者四圍皆兵

今月必正萬之衆而高下既殊卒與敵者四圍皆兵



110X  
353  
8